



# 依靠群众开展敌后抗战

## ——老同志邹凡扬的抗战传奇

今年6月初夏的一天，原上海广播事业局党委书记、局长，上海著名的新闻人邹凡扬逝世。关于抗战期间这位中共优秀党员的传奇，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

在热播谍战剧《潜伏》中的余则成、《悬崖》中的周乙等原型身上，都可以看到邹凡扬的影子。解放前，他在当时上海新闻界一身三任，名噪一时，既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控制的《新夜报》的首席记者、三青团办的大光通讯社的采访部主任，又是中统办的《中联社》总编辑。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直到1949年5月25日，邹凡扬只身闯进了国民党的上海电台，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今日凌晨攻入上海市区，大上海解放了！”这则新闻，向全上海市民广播。

然而，邹老晚年回想起最多的并非这段潜伏生涯，而是作为一名新四军战士的抗战经历。邹凡扬，也是一名抗战老兵。

### 少年血书染墙誓杀倭寇

邹凡扬出生沈阳，父亲原是本溪湖煤矿公司工程师。9·18事变日军强占东三省，父亲失去了工作，带着邹凡扬返回上海。离开沈阳时，父亲取了沈阳的一斤土，为年幼的邹凡扬改名沈圻，嘱咐他牢记“收复失地，洗雪国耻”。这件事，在邹凡扬心中扎下深深的情结。8·13淞沪会战，邹凡扬在浦东高桥的房子被日军轰炸，来到表姐居住的横河镇居所避难。一天，说到日寇罪行时，他义愤填膺，当即割破手指，以鲜血书写“热血青年”四字于墙，誓言驱除倭寇。

此后，邹凡扬在上海民立中学读书，在当时的孤岛上海，他参加了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才15岁的他反对学校向汪伪政府登记，反对亲日派教师，发动了罢课抗议。1939年10月，时年16岁的邹凡扬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才读初二，后来，高一



▲ 邹凡扬祖父邹鹤田七十大寿时的全家合影  
(1934年11月摄于上海)  
◀ 邹凡扬 张循 摄于2010年10月2日

他任学生会主席。邹凡扬积极、活跃、口才好，在学生中有号召力，引起汪伪政权的注意。1942年，日军侵占租界，邹凡扬被日军司令部列入抓捕黑名单，党组织决定把他转移到新四军华中局盐阜地委，任指导员。

### 亲历中共抗战敌后游击战

刚刚抵达盐阜地区，邹凡扬便遭遇了日军的一次大扫荡。日军当时首先攻击的是国民党韩德勤部。韩德勤的部队溃败进入了中共根据地。邹凡扬所在的板西乡，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韩德勤的部队要粮要草，杀鸡宰猪，激起民愤。邹凡扬以新四军指导员的身份出面交涉，他对国民党军的一名营长说：“新四军讲究群众纪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你们这样的军风军纪，老百姓看在眼里，有个比较。现在大敌当前，你得罪了老百姓，还能站住脚吗？”那名国军营长无言以对。

后来，邹凡扬又奉命向国民党军的一名师长传递日军情报，并告诉这名王师长，根据地会让出一条通道，以便让韩部通过，经安徽西到达国民党的大后方。和邹凡扬

同行的一名中共代表对王师长说，新四军部队已经分散为班排，完全隐藏在群众中间，敌人找不到新四军主力。像你内部这样集中在一起，又不讲群众纪律，只能暴露挨打。王师长当时苦笑，他的部队如果分散了，便收拢不起来。果然，王师长的部队在撤退时一路溃散，到了重庆，他成了光杆司令。这件事，让邹凡扬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依靠群众，进行全面游击战，才能拖住强敌，而国民党片面抗战没有得到群众支持，只能是一败再败。

### 经历打狗事件和拆除炸弹

扫荡和反扫荡历时数月之久。为了夜里不断地骚扰敌人，邹凡扬几个月睡不上一个囫圄觉。他回忆，当时自己一身虱子一身疮，小腿还受了伤，走路一瘸一拐，还扛着一支步枪奔波。

反扫荡时还有两个小插曲：当时苏北地区农村家家养一条狗，狗通人性。日军长途奔袭，狗子一路狂叫，预先警报，这在大扫荡初期对我方有利。但到了反攻阶

段，我军的行动狗子也叫，使敌人警觉，则对我不利。于是根据地有人主张杀狗，领导作了统一布置，各家要杀自家的狗。邹凡扬住在当地一名村支书家，支书和他一起准备动手杀狗，却始终下不了手。邹凡扬后来回忆说，“打狗改变了狗性，但终究伤了人心。”

日军在大扫荡时还出动飞机轰炸，在益林镇丢下几颗炸弹，有一颗穿过屋顶埋入泥地，一个胆大的民兵刨出炸弹抱回家里，家人邻里大呼。邹凡扬找到那名民兵表扬他大胆勇敢，劝他把炸弹放到郊外壕沟，自己亲手取出引信，露出了其中黄色的炸药。邹凡扬用了学校所学的化学知识，告诉那名民兵，炸弹没有引信，不会爆炸。随后，邹凡扬又在益林召开群众大会，把炸弹壳、引信、40多斤黄色炸药一一展出，深入浅出地讲解如何从没有爆炸的炸弹中取出引信。

### 潜回准备新四军接收上海

1944年，邹凡扬调入新四军城工部，奉命潜回上海，负责接收的前期工作和交通联络工作。

两年多没有回家了。邹凡扬回到浦东高桥的老家，一推开门，正煮晚饭的白发老母见到儿子一脸惊喜，向他诉说父亲失业等家庭变故。邹凡扬是个孝子，如今国难当头忠孝不能两全，只能把抚养父母的责任交付兄长，自己则满脑子考虑的是可利用的关系，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终于，他找到了一个做通讯器材的“生意”，工作开展得相当顺利。正当他回到苏北述职的时候，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以后，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新四军原定“里应外合，夺取上海”的战略目标改变了，邹凡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赶回上海潜伏，他的抗战生涯圆满画上了句号。

本报记者 张炯强

了解抗日战争史的读者一定对“驼峰航线”并不陌生。它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始于1942年，终于二战结束，为打击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贡献。“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丽江白沙机场，进入中国的云南高原和四川省。航线全长500英里，地势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因为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这条航线也被称作“死亡航线”，是世界战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的空运，中美两国共损失飞机600多架，牺牲飞行员2000多名。

在驼峰航线牺牲的众多飞行员中有一名崇明籍飞行员，名叫龚式忠。70多年过去了，他的后人仍生活在崇明庙镇，通过寻访龚式忠后人，我们得以了解7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

### 英雄魂断他乡

龚式忠，生于1913年，庙镇庙西村人。他出身书香门第，兄弟四人均学有所成。龚式忠毕业于中华无线电学校第二届高级班，他精通无线电技术和英语、俄语等多国语言。抗战爆发，年轻的龚式忠和无数热血青年一样，投笔从戎，他凭着自身无线电技术和语言优势成了一名空军报务员。战争年代，远离家乡和亲人，龚式忠只能将自己的照片寄给亲人，并在照片背面写下两句诗寄托思念：问君何所思，问君何所忆。

1943年12月18日，龚式忠与其他两

抗日航空烈士龚式忠 70年后终获烈士证明书

# 驼峰航线上的崇明男儿

名机组人员(机长和副驾驶均为美国人)驾驶中航83号C-47运输机最后一次在驼峰航线执行空中运输任务。2005年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驼峰航线》根据多位机场地面人员的回忆记录了当天的场景：那天雾太大了，看不见跑道，飞机只能在机场上空盘旋，他们想找找个云缝下来……在航线上，他们已经受到了日本零式机的追杀，幸亏及时摆脱，钻入云中……突然听到轰隆一声，只觉得天塌了下来，山崩地裂，飞机撞上了山峰，燃起的熊熊大火和滚滚浓烟整个宜宾城都能看见。那火直到晚上才熄灭，现场连一个囫圄点都没有，都是烧焦了的碎条条，东一块、西一块，还有挂在树枝上的，红鲜鲜的。他们原本早可以跳伞，但就是珍惜满载的那些汽油，历经磨难才把油运到这里，再让他们跳伞谁舍得啊……

### 不知父亲英雄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北麓王家湾，有一座始建于1932年、1995年重建的航空烈士墓。原国防部长张爱萍题书“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碑上镌刻了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3306名航空烈士英名，其中就有龚式忠的名字。

但由于种种原因，龚式忠的亲人们却

在近70年的时间里并不知道他是为抗日而捐躯。龚式忠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和女儿从小只听大人们说起父亲在中国航空公司工作，后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别的信息却一概不知。龚式忠去世时，女儿龚萍只有3岁，她说，除了几张父亲的照片，家中也没有留下任何父亲的遗物。英雄被湮没在了历史长河里。

直到2011年，崇明档案馆工作人员徐兵在资料上无意间看到了南京航空烈士墓中有崇明人龚式忠的名字和介绍，他萌生了要找到龚家后人了解史实的念头。徐兵查阅了许多资料，最终从档案馆里的一份民国报纸上查出龚氏家族为崇明庙镇人，随后他又去到庙镇各村逐一探访，终于在庙西村找到了龚萍。听徐兵讲述父亲的生前事迹，已是古稀之年的龚萍一下子愣住了。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父亲竟是一名抗日英雄。

### 迟到的烈士证

自得知南京航空烈士墓刻有父亲名字起，龚萍一家每年清明节都要去南京祭奠，女儿、儿子、孙子、外孙女常全家一起出动，他们在刻有龚式忠名字的纪念碑前长跪不起。在徐兵的建议和全家人的支持下，龚

萍开始了为父亲申报抗日烈士之路。龚萍说，她都70多岁了，为父亲申报烈士，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只是为了纪念父亲，让小辈们记住家族的这段历史。

要申报烈士，必须由直系亲属提供详细的材料，可除了几张泛黄的老照片，龚萍手中并没有任何有关父亲的材料。于是全家人都被动员起来，从各种资料和档案上收集与龚式忠有关的只言片语。每当找到与父亲有关的内容时，龚萍都会戴上老花镜，读了一遍又一遍，哪怕这些内容含糊不清，哪怕这些信息她早已知晓，“龚式忠，上海崇明人，1943年12月18日，载着供应作战的汽油，飞越驼峰航线时不幸牺牲……”读着读着，龚萍的眼泪掉了下来。

历经三年多的努力，今年年初，有关部门终于将龚式忠的烈士证明书送到了龚萍家中。龚萍仔细地端详着父亲的烈士证明书，小心翼翼地将它装裱进相框里，然后擦拭了一遍又一遍。

据说，如今只要是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沿着当年的驼峰航线飞行，会看到白雪皑皑的峡谷间闪烁着晶莹的亮点，这就是当年坠毁飞机残片反射所致。这里长眠着龚式忠和他的战友们。

本报记者 陈浩 本报通讯员 丁沈凯